

<<让孩子做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让孩子做主>>

13位ISBN编号：9787801128492

10位ISBN编号：7801128494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作者：小巫

页数：2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让孩子做主>>

前言

我的书到期了，打算再版，选好出版社后，跟他们谈出版的相关事宜。

第一次见面，他们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果能请到小巫写什么就太好了。

他们不知道我和小巫的关系，说这话时几个人眼睛发亮，诡秘地笑着。

我知道通常这种状态是讲话人提出了一种难以实现的愿望，而感到不好意思。

我马上安慰他们说：没问题，我一定请到小巫来写。

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想，请她写个序算什么，骗她出来跟这几个她的崇拜者吃顿饭也做得到。

出版社的人反复表示，小巫的书做得很好，一开始我明白他们说做得好是指版式啊、宣传啊什么的，后来发现他们是指写得好，我立刻肯定了我对出版社的选择。

因为，欣赏小巫的编辑应该是没问题的。

小巫的每一本书都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风潮，她的观点成为妈妈们嘴里的新词，改变了一代人的观念，使一代孩子受益。

第一本书是讲母乳的喂养的，那时我的儿子大了，我读这本书是被她书中透出的教育的天赋和人格魅力所吸引。

<<让孩子做主>>

内容概要

这是一位母亲关于孩子出生之后到一岁之间所经历的一切真实记录。书中不仅记录了身为人母在情感方面的细腻感受，更所映出中西方文化在育儿理念上的冲突。作者旅美多年，身为教育学硕士，在怎样科学地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婴儿方面，有着精辟独到的见地。作为国际母乳会哺乳指导，作者提供了全面的最新最正确的母乳喂养资讯和指导，并通过生动幽默的故事，更深入浅出地引用大量现代西方的先进育儿理论和经验，极具实用价值。使初为父母的读者从中获益匪浅，得到实质性的帮助。

<<让孩子做主>>

作者简介

小巫，生长于北京，成熟于纽约。

美国Rutgers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美国某医科大学教务长。

重新定居北京后育有一子一女，具有丰富的母乳喂养知识和经验，通过严格考核获得国际母乳会哺乳辅导资格，在中国创建首家汉语分会。

数年来在《父母世界》（原《父母》）杂志上主持“

<<让孩子做主>>

书籍目录

阳光小巫
再版前言
生孩子
产后
第二天
开始的开始
奶下来了
三个人的世界
坐月子
盼望天堂
母爱的感觉
生命中最黯淡的时光
你都给孩子吃什么了
母乳VS奶粉，谁是最好的选择
不仅仅是为了孩子
阿姨的烦恼
你妈妈没给我批条儿
你想把孩子补成钙片儿
吃喝拉撒睡，没一样做得对
相信母乳
成功母乳喂养的秘诀
难道都是母乳的错
质疑体重增长表
该给他加蛋黄了吧
解除辅食添加常见误区
他怎么还不睡觉
夜间哺乳的难题
不必一觉到天亮
你的孩子跟谁一起睡
男孩还是女孩
到底是谁的需要
让孩子做主
迟来的决定
全职妈妈VS全托幼儿园
妈妈心尖尖上那团肉肉
大自然帮我带孩子
南半球之旅
断奶，别听偏见的
将母乳喂养进行到底
断奶，请慢慢来
新的生命，新的起点
母乳喂养，原本艰难
附录
早产儿更需要母乳
宝宝别咬，妈妈疼

<<让孩子做主>>

宝宝为什么罢奶

国际母乳会小册子之一——如何促进乳汁分泌

国际母乳会小册子之二——给职业妇女喂母乳的实际建议

国际母乳会小册子之三——怎样给婴儿添加辅食

国际母乳会小册子之四——乳房疼痛

是谁剥夺了孩子吃母乳的权利

后记

参考书目

网络书评摘抄

<<让孩子做主>>

章节摘录

生孩子“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紧张啊？”

这是我躺在手术床上后，听到的第一句问话。

说话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男性助产士。

当时我赤裸的身体裹在一床厚厚的白色棉被里，体内插着尿管，被抬到窄窄的手术床上。

护士一个劲儿地告诉我别乱动，以免掉下来。

躺好了，我就开始东张西望，看医护人员们忙碌，做术前准备。

插空儿我还问他们几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紧张呢？”

“我反问那位助产士。”

“谁来这儿都要紧张的，还真没见过你这么镇定的呢。”

上周我们这儿来的一个产妇，躺好了后，我们总听见什么东西在咔嚓咔嚓地响，后来发现是她在发抖，连带着手术床也哆哆嗦嗦响个不停。

“另外一个实习生，也是一位年轻男性，回答我。”

“那我就更不能紧张了。”

越紧张不就越容易出问题吗？

“事实是，根本没有我紧张的份儿。”

手术区外，大堂里，坐着四个比我紧张得多的人：我丈夫、我老爸、我妹妹、还有我孩子的干妈浩子。

他们把紧张都分摊了，哪儿还有剩余的紧张留给我来享受呢？

所以我很泰然地躺在那里，挺着重了四十多斤的肚子，期盼着和孩子尽早见面。

唯一的遗憾是我饥肠辘辘，从昨天晚上10点到现在，按照手术的严格规定没吃过东西。

而且我知道从现在开始我还要饿上起码48个小时，这让我多少有些沮丧。

本来我是那天第一个手术，但在我前边有一个紧急剖腹产，我躺下没多会儿就听见孩子哇哇哭，我自己的手术也推延了一点时间。

当时我只是担心坐在外边的丈夫，不知他会急成什么样儿。

他是那种以担忧为业余爱好的人，昨晚已经一夜没睡踏实了。

他还爱认死理儿，事前告诉他7：30插尿管，8：00进手术室，9：00之前完事，他就会严格按照这个时间表来等待，多一分钟他都会焦急得要发作心脏病。

手术室里安静得很，也很温暖，我身上的棉被撤掉了，也没觉得冷。

几个人穿梭往来，有人在我肚皮上抹药消毒，有点儿凉。

我看见一个小护士在用夹子打开置放新生儿的包布。

不一会儿麻醉师来了，开始给我注射麻醉剂。

麻醉师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年轻漂亮得和这问手术室不太搭配。

但她又是一个很严肃很职业化的医务人员，捏着一根小针在我身上扎来扎去，扎一下问我一声“疼不疼？”

有感觉吗？

这里感觉和那里感觉一样吗？

“像玩儿游戏一样。”

游戏玩儿了没多久，主刀医师徐蕴华大夫隆重出场。

她先在我头部的地方停留了一下，问候我，然后就到我腹部方位去了。

麻醉师还在一丝不苟地扎着我，问着我。

这时，在手术区外的大厅里，我丈夫已经紧张得要晕倒了。

他认真想了想，决定先去一趟厕所。

从厕所回来后，他又很认真地想了想，决定把他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问一下身为医生的浩子：“他们一刀切下去，会不会切到孩子的头呢？”

<<让孩子做主>>

”浩子差点儿笑出声来。

但她知道我丈夫的担心是认真的，所以也一脸严肃地向他解释：“医生的第一刀只是切穿腹壁。子宫是用剪子剪开的。

手术刀很短，医生也知道怎么用力。

放心，绝对伤不着你的孩子！

”他们说话这当口，徐大夫已经一刀切了下去。

这一刀，我从吊在脑袋上方的点滴瓶子上的反光中看得真真切切。

徐大夫问了我一句：“没有感觉啊？”

”我说：“没有。

您已经切开了吧？”

”漂亮的麻醉师听到我这句话，惊得差点儿跳起来。

她杏眼圆睁，急忙很严厉地对我说：“没有切开呢！

你别乱说！

”我没说什么。

我知道她是怕我紧张。

过了两分钟，她又说道：“再过20分钟你就能看到你的小宝宝了。

”我暗自笑她的自相矛盾：要是还没切开，我怎么20分钟后就能生出孩子来？

手术室里很安静，只听到器械的响动。

我一时什么也看不到，但能感觉到肚子被人揪动着，听到剪子的咔嚓声，还有徐大夫对助产士的低声评论：“你看她不仅腹壁很薄，宫壁也很薄。

”随后是很响亮的抽吸声，不知是在抽羊水，还是在吸血水。

已经过了9：00，我丈夫开始坐立不安。

他反复地问浩子：“他们怎么还不出来？”

”浩子反复地安慰他：“快了，快了。

”但这不足以安慰他，他转过脸又去问我妹妹：“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呀？”

”我妹妹曾经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位昔日的总经理已经全无领导风范，而是紧张得六神无主了，她想笑也不敢笑出来，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说：“应该很快了。

”我腹内被揪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甚至腹腔下部开始感到疼痛。

突然，主助产士，一位胖大健壮的中年女性，在我腹腔上部狠狠地压了一下，这一下立马把我压岔了气儿。

过了没多久，她就有规律地在那个部位一下接一下地狠压着。

我难受得很，又不敢叫唤，更不敢动，只好扭过头去找点儿什么东西看。

在墙边，有一排放药品的柜子。

从柜子玻璃门的反光中，我看到那位健壮的助产士半个身子扑在我身上，使劲地压着，压着。

我腹腔下部越来越痛，嘴里十分干渴。

我在心里喊着，“Sam加油啊！

快出来啊！

”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是我觉得快不行了的时候，一声嘹亮的啼哭像一把利剑，划破了手术室的寂静。

我的孩子终于降生了！

随后是一声接一声惊心动魄的急促促的啼哭，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

我当时有些激动，也随着他“啊！

啊！

”地叫了两声，还说了一句话。

但肯定没有人听得见我，其实连我自己也没听见，因为我孩子的大嗓门淹没了一切声响。

这哭声穿透了六间手术室的墙壁，重重地砸在大堂里，砸在孩子他爸身上，立时就把他砸蒙了。

浩子说：“你孩子出生了！

<<让孩子做主>>

那是Sam在哭呢！

”他居然说：“不会吧？”

”浩子斩钉截铁地说：“肯定是他！”

”这时那位先和我说过话的助产士抱着我的孩子，举起他的屁股给我看：“看好了！是个男孩儿！”

”我看见一只白白胖胖的屁股，屁股侧方的青记以及屁股中间通红的蛋蛋。

还没待我说出“让我看看他的脸！”

”孩子就跟着助产士消失了。

我要说，但说不出话来。

孩子刚开始啼哭时，就有一股清凉从我的肩头射向后背，我知道麻醉师给我注射了安眠药剂，为让我休息，也为降低出血速度。

药效十分迅猛，我很快就迷迷瞪瞪，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然而在大堂里，已是沸反盈天。

助产士推着小车，车上躺着哇哇大哭的小儿，飞奔出手术区，冲出门后对着拥上来的我们家人使足力气大吼一声：“恭喜啦！”

是个男孩儿！

”还是他的劲儿大，遮盖住了孩子的号啕，让大家都听见了。

随即一刻没有停留，脚后跟砸着后脑勺地疾步飞走，欲尽速将孩子送往八层的产房进行处理。

我老爸眼疾手快，身手矫健地跟上小车。

浩子追着问“产妇怎么样？”

”孩子他爸呢？”

不仅说不出话来，连路都不会走了。

他朝前走了两步，想想不对，又朝后走了两步，还是不对。

愣过神来之后，急忙折身追上小车。

妹妹和浩子原地不动，等着我出来。

我一定是睡了一小觉，因为感觉上徐大夫们几乎没用多少时间就缝合好了我的肚皮，很快我就又裹在被子里，摇摇晃晃地被推出手术区，走在回病房的路。

这一路，我都在同巨大的困意做艰难的斗争。

我要醒着，我要先看看我的孩子，再睡觉。

这才知道忍痛容易，忍困难。

昏昏沉沉之中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了我的病房，被抬上床。

有人往我怀里塞来一个哇哇叫的小人儿，大家七嘴八舌地嗡嗡着：“抱抱吧，抱抱你的孩子。

来来来，让妈妈抱抱。

”我怀里的小人儿被裹在一块包布里，闭着眼睛，一肚子委屈似地叫着，又叽叽咕咕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抱着他，我感觉怪怪的，丝毫没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的奇迹发生，反倒觉得特别陌生。

这就是我生下来的吗？

我当妈妈了？

坏啦！

坏啦！

我暗自发愁，我怎么没有当母亲的喜悦呢？

我怎么不觉得这个小人儿和我有什么血肉关联呢？

我怎么没有千丝甜蜜万般柔情呢？

我怎么也不激动得泪流满面呢？

那些书中描写的、电影里表演的煽情场面，怎么没在我身上应验呢？

而且，我还很客观地看看他的模样，看到他一头浓发遮盖下的脑袋是尖的，脸又鼓鼓的，像个桃子，就又感到沮丧：怎么搞的，没把人家的头给生好？

<<让孩子做主>>

不过，知道这个小人儿一切都正常，我就放心了。

巨大的困意潮水般淹没我的全身，淹没了我的知觉，我很快就睡过去了。

产后上午生完孩子，我疲惫已极，加上被注射了安眠药剂，于是昏睡了好久。

睡着又时而有些知觉，知道我周围热闹得很。

大家都特别兴奋，围着孩子围着我团团转。

平日寡言少语的老爸高声宣布孩子出生时体重3.85公斤，即7斤7两，身高52公分。

浩子嚷嚷着幸亏剖腹产了，不然这么个大胖小子，这么大的脑袋，还不得让孩子他妈受死罪！

麻药劲儿过去之后，伤口开始疼痛。

我觉得无比的干渴，特别想喝水，但是大夫不让喝，说是要再等24小时，只让我妹妹用棉团蘸点几水润润我的嘴唇。

我清醒一些的时候就叫妹妹偷偷让我用吸管喝两口，这还把她吓得够呛，一个劲儿地劝我忍一忍。

后来我听说一个朋友在澳大利亚生孩子，产后也是干渴，医生给了她一大罐子冰块叫她吃下去。

她说那是她这辈子吃到过的最好吃的冰。

如果那天谁给了我冰块，相信那也会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冰。

就这么昏昏沉沉躺了一天，左手背上插着点滴针头，过几个小时护士就来换一瓶药。

到最后手背肿胀，针头刺入血管处鼓起一个血疙瘩。

浩子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

模模糊糊地听见丈夫给他爸爸妈妈打电话报喜，告诉远在新西兰的他们做爷爷奶奶了。

隐隐约约中我家保姆姚阿姨来看过我，听见妹妹在教她怎样熬鲫鱼萝卜汤，明天带过来。

后来我老爸和妹妹又去逛了一趟王府井，买来吸管和小勺。

最后他俩也回家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

已经是晚上，我清醒多了。

丈夫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让我看看他！

可我还不能下床，只能让丈夫把孩子的小床推到我的床侧，再把我的床头摇起来，还不能摇得太快或太高，以免我太疼。

可恨孩子的床栏太高，我们费了半天劲儿，也对不好角度，我总也看不见他的头和脸，最后只好一身大汗气喘吁吁地躺下。

不一会儿，小床里本来正睡着的小人儿突然哭起来。

丈夫赶忙把他抱起来，放到我胸前。

按照我们事先读到的书本知识，以及各路专家、有经验的妈妈们向我们传授的信息，我一定要让孩子尽快尽多地吸吮我的奶头，以促进我的乳汁分泌。

本应在病床上平躺一天一夜才能挪动，但这时我必须侧过身来。

又是一身大汗之后，小人儿终于叼住了我的奶头，并且像个专家似的用力吸吮起来。

记得书上写并非所有的新生儿都天生会吃奶，有些孩子需要训练才能掌握这个技巧，看来我的孩子用不着谁来教他了。

我这才得以认真地端详孩子的小脸儿。

他长了一头长长厚厚的黑发，一对鼓鼓囊囊的胖腮帮子，一只高高翘翘的鼻子，两片薄薄嫩嫩的红嘴唇，闭着的眼睛细细长长的，让人知道睁开时肯定很大很圆，眉毛则是乌涂涂一片，同脸上的胎毛混为一体，令人分辨不出走向。

小人儿的脸红通通，虽然带有明显的水肿，但干干净净，丝毫没有一般新生儿常见的皱纹或痱疤儿，反而更像是出生已两周以上的婴儿。

可惜我现在没有奶，小人儿吸了十来分钟就被爸爸抱走了，坐到沙发上，用针管吸点儿葡萄糖水喂两口。

为了避免日后造成“乳头混淆”，我们遵守专家的建议，不给孩子使用奶瓶。

这一天，孩子他爸迅速地掌握了换尿布以及喂食的技巧，只是对医院里中国特色的襁褓不很通窍，每次打开换完尿布都要挣扎一番才能勉强包回原样。

小人儿在爸爸怀里沉沉地睡着了。

<<让孩子做主>>

丈夫把他举到我脸边，说：“亲亲他，祝他晚安！”

我当时已是睡眼惺忪，懵懵懂懂地亲了亲小人儿的小脸，心里又是一阵愧疚，怎么还是没有母爱的热流在我全身奔腾？

孩子他爸把小人儿放回小床，自己睡到外间的折叠床上。

Sam在人间的第一天就这么平平静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你知道一个剖腹产的产妇在产后第二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你知道她要做的这件对她的健康来说最最关键最重要，但对她的意志力来说又最最艰难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吗？

起床下地。

多么轻轻松松的四个字。

可是对于腹腔挨了一刀的人来说，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是怎样的一种疼痛呢？

我描绘不出来。

只有经历过那种疼痛的人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而没经历过的人最好庆幸自己不必受那个罪。

我在生孩子的15年前，我20岁那年，做过阑尾切除手术。

术后24小时起床下地，为的是预防肠粘连，为的是尽快恢复。

当时那种疼痛，我至今记忆犹新。

也为我剖腹产后起床下地做好了忍受痛苦的思想准备。

只是，任何思想准备也缓解不了做这件事情时所要经受的疼痛。

2000年2月19日早8点多，孩子还在呼呼大睡，丈夫已经起床吃完早饭。

我叫他过来，帮我起床下地。

这个过程很缓慢，很漫长。

我一点儿一点儿地从床上蹭起来，每动一小下都疼得倒吸冷气。

还不能半途而废，重新躺下，因为那样做也照样疼得钻心。

只有挺住了往上走。

等到我完全坐在床上时，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夫在一旁，心疼得不得了，但又爱莫能助。

接下去是这个过程中最疼的时刻——站起来。

那一刻在记忆中最是漫长，双脚颤抖着怎么也伸不到地上。

额头上的汗冲下来，蒙住我的眼睛。

我咬紧牙关，眼前发黑，浑身发抖。

怎一个疼字了得！

所幸的是，脚落了地，疼就轻多了。

但人不能直立，只能像一只大虾似的，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向前慢慢挪动。

徐大夫来查房时，见到我已经自己下了地，并且已经上了厕所，非常高兴。

我是那种让大夫省心的病人。

下床了，也就能完整地看到我孩子的模样了。

我挪到他的小床边，看他。

哎呀！

多么精致的一个小人儿哪！

他的皮肤那么白嫩细腻，好像透明的玉石。

他脸上的五官那么小巧又那么无懈可击，让人忍不住想摸一摸是不是真的。

他闭着眼睛酣睡着，小小的身体似乎不堪睡眠的重负，小脑袋随着呼吸一点一点的。

这是我生出来的吗？

我有这么大本事？

是不是还是神话的解释更可靠些，孩子都是仙鹤从天上送下来的？

我自己怎么可能制造出这么完美这么奇妙的作品？

<<让孩子做主>>

我就那么立在小床边，傻看着，傻崇拜着，半天没挪窝。
护士小姐来了，要推孩子去洗澡。
丈夫忙问：“我能跟你去吗？”

<<让孩子做主>>

后记

2001年的圣诞节，我的朋友悄悄打来电话，说我送你一件圣诞礼物，在摇篮网上，我给你建了一个“母乳宝宝”页面，你去主持，让那些需要你的帮助的妈妈有个落脚的地方。与其说这是给我个人的圣诞礼物，不如说是给所有哺乳妈妈们的圣诞礼物。悄悄常说自己是母乳喂养的反面典型，生儿子的时候没有得到正确的资讯和指导，偏听偏信了一些不确切的传言，以为自己的奶不够，儿子只吃了一个月的母乳就改喂奶粉了。这是悄悄一生的遗憾。痛定思痛，她决心不让更多的妈妈重蹈她的覆辙，认识我之后，到处帮我宣传母乳喂养。当时她是摇篮网几大论坛的版主，目睹我每天在网上回答妈妈们的提问，灵机一动，干脆在“摇篮宝贝”库里建立了一所“母乳宝宝”的小家。“母乳宝宝”活跃了三年左右，接待了将近11万人次的来访，我回答了一千多个问题，为这份主页提供了超过60万字的资料，包括我这些年在《父母》杂志上主持“母乳喂养”专栏发表的所有文章。可以说，这是世界上信息最完全、规模最大的汉语母乳喂养资料库。由于提问和回答都是在留言板里进行，导致留言板页数越来越多、体积越来越庞大，对后来探访的妈妈查看材料造成极大的不便。

<<让孩子做主>>

编辑推荐

对于一个新妈妈来说，最紧张的事情莫过于新降临的孩子了。

如何哺乳，如何教育，如何喂养，如何让孩子舒服睡觉等都是新妈妈们第一次面对的新鲜问题。

《让孩子做主:母乳妈妈育儿手记》内容是由一位母亲记录的亲身经历，记录的是从孩子出生之后到一岁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其中也穿插了一些生动幽默的故事，从中透露出的科学养育理念值得每一位母亲好好学习。

<<让孩子做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